

# 驿路梅花

花瓣纷纷扬扬地飘下来，像一层层的云，驿路在云中伸展。  
地上片片白了，说不清是雪还是梅。馨香随着山风灌得满怀，深吸一口，就吸进了梅岭诗意盎然的早晨。

王剑冰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驿路梅花

王剑冰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驿路梅花/王剑冰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559-0200-3

I.①驿… II.①王… III.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5083号

---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mailto: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2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57 000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 目 录

1. 驿路梅花
4. 暮投石壕村
8. 我远来是为的这一湖水
12. 神垕
15. 道口·书院·秋声
18. 女间
22. 阆中
25. 明湖春柳
28. 最早叫“云南”的地方
33. 羊楼洞茶香
36. 洱海
38. 那拉提草原的丹花
43. 阳春三月
45. 彝山的快乐
48. 小沟背
51. 洞头望海楼
53. 郟县三苏园
56. 沿河·乌江
61. 南方最后一支马帮
63. 济水之源
66. 崆峒山
68. 雨中桃花源

71. 震泽  
73. 古城夕阳  
75. 顺着朱雀门看到一个人  
79. 陇西威远楼  
81. 老子·函谷关·老鸭岔埝  
83. 清江水上郁孤台  
86. 沂蒙天佛  
88. 神秘的青藏高原  
91. 白水秋风吹稻花  
95. 三坊七巷  
98. 小鸟天堂  
100. 鄂尔多斯  
106. 甘山之甘  
108. 青岛特色街  
112. 哀牢山中花腰傣  
115. 文成公主走过的勒巴沟  
118. 大海遗留下来的滩涂  
122. 荆紫关  
127. 洹水南殷墟上  
132. 初识黛眉  
136. 狂放的草原歌舞  
138. 渭水源头霸陵桥  
140. 苗家五彩衣  
143. 血脉大运河  
152. 曲靖通幽  
——沾益行  
158. 清明上河  
161. 香山上的香山居士  
166. 版画马关  
174. 日照  
177. 浪哨·梳花  
184. 惶恐滩头  
187. 五大连池

191. 神秀天台山  
193. 洗耳河畔的又一个春天  
196. 姚庄在望  
199. 哪达达也不如咱那个山沟沟好  
205. 深圳大雨  
207. 楠雅河畔的攀枝花  
210. 洞头  
214. 黑河行吟  
220. 颍水旁,黄城冈  
224. 被雨淋湿的培田  
227. 又望乾陵  
232. 春秋那棵繁茂的树  
237. 诗豪刘禹锡  
243. 俊男潘安  
248. 旅行或许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251. 圃田的列子  
257. 四堡  
260. 玉溪闻香  
262. 观音山

## 驿路梅花

花瓣纷纷扬扬地飘下来，像一层层的云，驿路在云中伸展。地上片片白了，说不清是雪还是梅。馨香随着山风灌得满怀，深吸一口，就吸进了梅岭诗意盎然的早晨。

梅的降落，像是一个隆重的仪式。梅的落是有声音的，每一个声音或都不同。路石有的凹了进去，凹进去的地方积的梅也多。梅下面是雪，雪化了，就把梅粘住，像一个大梅花。

路前面出现了一个弯，而后又一个弯，拐过去就看到了融在风景中的风景。

能让一个个朝代为之倾慕的地方，一定有它的不寻常处，秦始皇派十万大军进入岭南，汉武帝出兵征讨南越，都是翻越梅岭山隘。隋唐以前，中国进口国外的商品，是经长安往西的“丝绸之路”。由于大运河的开凿，从中原沿大运河南下，经扬州溯长江而入鄱阳湖，再逆赣江、章水，逾梅岭进入韶关，再顺浈水、北江到达广州入海，成为对外贸易的又一条通道。不管是出去还是进来，梅岭都是当时的必由之路，只是自秦汉开拓的山路险峻之极，需要拓展得更顺畅。这项不大好干的工作一直拖到了唐代开元四年，唐玄宗安排给了老家在韶关的张九龄，艰难可想而知，写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宰相诗人，硬是率民工在梅岭写下了一首仄仄平平的经典。

四十公里长的驿路使得很多空间和时间变得简洁。越过梅岭的风，会感到顺畅多了，雨雪也发现了这样的奇迹，它们不再洒落得漫无章法，而将一条路铺展得明净莹白。多少年来，中国的丝绸、茶叶、陶瓷，经过驿路到达世界各地。杨贵妃爱吃的岭南荔枝，也是经过这条

路快马送至长安，不知玄宗安排修路时，是否也安了私心。

梅岭，是在梅中开了路，还是因路种了梅？不好找到确切的答案，路与梅就此相伴千年。坚硬与柔润、古朴与馨香和谐地融为一体，一些梅老去，新的梅长出来，石头将梅的根压住了，会抬一抬身子，让那些根舒展，抬起身子的石头有一天走失，新的石头还会补上去。

梅或随着明净的雨或晶莹的雪一同洒落，说不准哪位诗人走来，会随着诗句曼扬。路渐渐上升到了一种文化与审美的层次。梅开与未开，在梅岭都会生发缤纷的联想。一步步踏着光滑的石道前行，身上早已经汗涔涔的了，有人及早地到亭上歇息，驿路上无数大大小小的亭，当年苏轼是在哪个亭子歇脚呢？陈毅遇险时躲在哪一片林子，而有了《梅岭三章》的绝唱？

我转两次飞机达赣州，又走了很长的陆路才到大余（大庾）驿路，古人在途中得耗费多少时光？梅岭是告别中原的最后一座山，多少人走到这里，都会有辞国望乡的感怀，尤其那些贬谪之士。唐初宋之间贬南粤时，来到华夷分界的梅岭之巅，哀婉不已：“度岭方辞国，停辇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苏轼、苏辙、寇准、秦观、杨万里、汤显祖，这些人过梅岭时无不神离泪飞。究竟有多少贬官走过这驿路，数不清了，他们成为梅岭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其实，过去了，也就安心了，正是一批批的人过往梅岭，促进了南粤文明的发展。苏轼不也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欣叹吗？他在建中靖国元年北归时，梅岭迎接他的，仍是雪样的梅花。还有汤显祖，贬谪的时候，在南安听到太守女借树还魂的故事，方写成一曲千古名剧，大余还修了牡丹园念着他。所以还是放放那些沉重的心事吧，“飘零到此成何事，结得梅花一笑缘”。梅孤清高洁，凌寒不惧，报天下春而后隐去，与人的品性如此相近，一切的疲惫、忧烦、离愁都暂时隐退，目光里盈满春的笑意。于是更多地有了王安石、黄庭坚、朱熹、解缙、王阳明的足迹。

晚间照样有行人，很多的事情都在路上急着，所以有词叫“赶路”。好在这驿路有梅相伴，“大庾岭边无腊雪，唯有梅花与明月”。这是梅尧臣夜行的感觉。“霜月正高花下饮，酒阑长啸过梅关。”陈元晋花下对月饮后，酒壶一甩，吼着嗓子走向了梅关。

来往行人多了，驿站邮舍已经满足不了需要，大小客栈、饭馆、茶亭遍及了梅岭四周，大庾和南雄两地也客舍云集，可想当时梅关驿道



的兴盛情景。

终于上到了最高处，南扼交广、北拒湖湘的梅关以“一关隔断南北天”的气势，壁立于梅岭分水界上，从这里向南，就是广东地界，一个慢下坡弯向了同样盛开的梅林。虽没见什么人走上来，眼前却呈现出一片肩挑车运的繁忙景象。其间，荷兰访华使团从广州出发，沿水路北上觐见清朝皇帝。900名挑夫、150名护卫，熙熙攘攘走上梅岭，他们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问候，我得给他们让路了。那个时候朝贡或通商的除暹罗、真腊、古里、爪哇等东南亚30多个国家，还有欧洲的荷兰、意大利等，带来珍珠、玳瑁、象牙、犀角以及狮子、孔雀等奇珍异物。很长一个时期，这条路也是西方同中国往来的使节路。1816年，英国贡使回国，嘉庆皇帝亲谕：“于通州乘船，由运河走，经过山东、江苏、浙江而上，由安徽、江西过大庾岭（梅岭），至广东澳门放洋。”当朝皇帝对这条路线已经十分熟悉。

在驿路的起点，我看到了章水边的码头，老得不成样子了，几棵树歪斜地伸进了水中，树旁还有拉纤的岸路，系船的拴石。一艘艘大船在纤夫的拉扯下靠岸，成千上万的脚夫拥上去，一箱箱一袋袋的货物紧张地搬卸，驿路上就连续不断地沉沉走过北中国的特产，而后换回所需的物品。当年文天祥在广东被抓，过了伶仃洋，就从这里下船，再过惶恐滩，被解上北京。还有北伐军的步履，帝国主义的铁蹄，都在这里留下了记忆。很多的博物馆、纪念馆、史籍典章都连通着这条路，很多死去的和活着的人心里都装着这条路，这条路给一个民族带来的东西太多太多。驿路上，叠压着无数的血泪、无数的诗魂、无数的呼喊和叹息，它是一道抹不去的历史印记。如果没有这条路，中国上千年的丝绸史、茶叶史、陶瓷史直至交通史、邮政史、军事史，都将无法完成。

香雪海的回望中，眼前跳过陆凯的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陆凯南征登上梅岭，正值岭梅怒放，想起好友范晔，就将折梅和诗交给了驿使。

你没来，我舍不得折下一枝梅花，就邮赠这篇文字吧。

## 暮投石壕村

此石壕村不是杜甫的那个石壕村，那石壕村离杜甫的老家不远。我曾经到过那里，现代的公路将一条古道变成了坦途。我远远望着成就现实主义诗人的村落，感到无比失落。

这个石壕村在山西的平顺，高山尖上。早起从县城出发，中间换了橡皮划子走了一段汹涌的水路，水是漳河水，接通河南的红旗渠。上岸继续走，看见突兀在河上的红石峡，赭红的石岩被冲刷得一褶一褶的，像凝固的河浪。然后车子就爬坡了，一丛丛的山，爬到高处看路就像一条布带子，来来回回地缠着山，却怎么也缠不完。好容易翻上山头，这山头又成了另一座山的山尾。

鹰在天上滑，像一个技艺高超的滑雪者。有瀑布在脚下响，一叠的水，跌下万丈深渊。惊呼声中，车子似是用尽最后的力气，跃上一个陡坡。

鹰随着一片云，迅速地滑到下面去了。

一抹晖光，红红地映进了车窗。又转过无数山弯，隔着深深的峡谷，看到夕阳中的一个小村，在对面峭壁的顶端，就像在巨人的手指尖上挑着，而夕阳又在小村上挑着。那就是石壕村，当地称下石壕，还有上石壕吗？

石壕村全是石头营造，远远看去，是另一种石头叠加了太行的海拔。

杜甫如到这个石壕村，一定会换一种心情，要是住下来，就不再有那么多的难受，也不会为茅屋所破而烦恼。山太深太高，当年日本鬼子都到不了。

进来的另一条路由井底村开出。光听井底的名字,就知道所处的环境,同石壕村截然不同,是在太行的峡谷中,向四周看去,就像待在井底。井底村人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从崖壁凿出了一条挂壁山路,顺着上去,就能找到山顶的石壕村。不知道两个村子的人相遇是互相稀罕地羡慕,还是相互痛苦地倾诉。两个山村没有想到的,是由此成为外边人追寻的热点。别处的山,或只能看到表面,这里却能看到山的内部,开花的内部,壁立千丈的内部。

我就这样攀上了石壕村的第一个台阶。攀上去的时候,最后一抹夕阳照在脸上,继而照在身上。我看到小片小片的山地,地上长着梨树、苹果树,一疙瘩一疙瘩地结着好看的果实。立时有人去摘,一声清脆让无数口水喷溅。山里人咧着嘴笑,吃吧吃吧,就你们几个人,一年也吃不完。

一棵树下,一个女孩儿摘着柿子,手里拿不了,兜起红衣襟,一边摘一边往里放,腰围露出一圈儿白。转过一个屋角,什么香浓浓地涩涩地涌,一棵棵树上全是红红的小果,闹嚷嚷地拥挤着,原来是花椒。脆红的枣,和葡萄衬在一起,不知先摘哪个好。还有核桃呢,主人已经将核桃砸碎递上来,白莹莹的仁带着一股湿湿的甜。嘴里没空闲,又有山鸡蛋塞过来。

夕阳在我们忘乎所以的时候下山了,霞光留在云上,一片片全镶了金边,白的云和灰的云来回交换着位置,金边渐渐磨淡了。云越来越厚实,像一条蓄满棉花的被子,将石壕村慢慢盖起来。

树上的红叶先行变黑,而后是绿和黄的叶子。还有石瓦、石檐、石墙、石梯,都渐渐隐在了黑暗中。

有人说,你住留根家。就领着我下台阶上台阶地走到一个石屋前,门是开着的。刚才我们又吃又喝热闹了好一阵子,留根可能早在哪里睡了。躺在床上,一种出奇的静袭来,以往总有什么问题想来想去,而后才能入眠。这次还没等问题来找就入了梦乡。说是梦乡,其实什么也没梦到。似是下了雨,打在哪里一声大一声小的。

一觉醒来,窗子已经透白。何时睡得这么安实?睡眠找到了故乡啊!这时看清这个石屋,地面竟然是一整块山岩,延伸到屋外。门窗已经老旧,有缝隙的地方透着亮光。一团云悬浮在门口,刚一开门,就热情地溜进来,一些吸进肚里,那个清新。石屋前,云像一道幕布纱帘,一忽儿遮住这里,一忽儿拉开那里,露出远远近近的山峦,水墨一

般。有的山峰像躺卧的少女，不知道有人在看。

一声鸡鸣，石壕村醒了。

夜晚真的下了雨，到处湿漉漉的，屋前一棵苹果树，挂满了水珠，摘下一个湿润润一咬，声音漫空回响。幸福真是伸手可得。小屋建在平台上，平台边是另一石屋的屋顶，片片石板泛着雨后的光泽。随便可以找到台阶，或上或下通到各个石屋去。果树从这里那里伸出，红的黄的逗引着目光。可惜肚子太小，还有好吃食在炊烟里招呼呢！野花开得绚，无论是山菊、喇叭花还是紫苑、胡枝子，有的在石缝里挤出一扑棱，有的在墙上蹿出一大抱，有的在没人走的石阶上蹿，有的干脆爬到人家窗户上。从屋里望去，可不是鲜活的窗花。

一个山娃子在上方的屋檐处露出脑袋朝这边看。那是另一个墙院，院里响起女人的叫，那个脑袋随即不见。恍惚间到了眼前，手里举着热腾腾的玉蜀黍：俺娘让给你的。玉蜀黍用树枝插着。你叫什么？留根。我笑了，原以为留根是个大人呢！

哪里的声音？是碾子，新鲜的玉米在石头的滚动下，散发出兴奋的芳香。两旁挂满玉米棒的屋门吱呀一声开启，迈出一段枣木样的老人。另一个院子，少妇正在洗衣，衣服在捶布石上，迎着高扬的棒槌，噗噗啪啪的音响在小院的四壁碰撞。昨夜的雨，让她接满了两大桶的水。

一个女子在屋顶上摆柿子，一个个柿子摆了一平台。顺台阶上到更高处，看到许多人家都在晒柿子，这里那里，一方块一方块的红。阳光照过来，上了一层釉。

村子唯一的小卖部开门了，里面满墙糊着《山西日报》，日期竟然是1976年的9月。让我迷惑时间是否流动。门上有褪色的对联：山顶石壕喜逢春，世外桃源又经年。

潮气从峡谷中翻卷上来，聚成浓浓淡淡的云团，在清晨的光线里涌，一会儿就将石壕村托起来，让人觉得不是接着地，而是悬在天上，仙境一般。我成了仙境的一部分。

一声喊出去，一群的喊跟着回来。要是有一个钱币撒出去，也会回来一群的钱币吗？在这里，总是想哭，杜甫来了也会想哭。钱物还有尘世一切让人困扰烦恼的东西，都是那么不值一提，唯有清幻静悟的美。

石壕村多少代都这样生活，他们有他们的自在。道路通了，外面

的人会越来越多,好呢还是不好?可外面的人还是希望来的,来住一住,清清脑,静静心,疗养一般,回去快乐地活。

回看石壕村,还是那么小,像个盆景,或是雕塑,在早晨的光线里。

## 我远来是为的这一湖水

刚下过一场雨，蒙自的老街湿漉漉的，有人把伞折叠起来，有人还在打着。一线阳光就在这时刻划过来，南湖上似又雨了一场光鲜。

尚有穿着民族服装的女人走过街头，如果没有穿梭往来的车子，会让人想起多少年前的五月，同现在差不多的天气，南湖边霎时出现了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男的衣衫整洁，女的裙裾飘摇。近代以来，蒙自由于靠近中越边境，是云南最早开放的地方，法国人曾在这里设海关，建领事馆，办医院，官人、商人、军人、读书人随处可见，但是一下子拥来这么多文化人，还是有一种震惊和欣喜，来的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啊！

沿着弯曲的水岸，在蒙自的南湖边走。走过一长溜的红墙，那里曾经是海关大院，绕湖不远是保存完好的哥胥士洋行，这些地方都曾是西南联大的旧址。这次应主人邀请，在滇东创作会上讲讲个人体会，而后曾任文体局长的作家必昆陪着我转，我没有想到，七十多年前，一个享誉世界的文化讲堂已经在这里开坛。陈寅恪、闻一多、冯友兰、金岳霖、朱自清、沈从文、钱穆、吴宓、刘文典，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我耳畔轰响着。1938年，硝烟弥漫的年代，北中国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的情况下，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大，由于昆明校舍不敷，边城蒙自便暂时接纳了联大的文、法学院。对于这些来自内地的苦难同胞和国家未来的栋梁，蒙自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政府尽心，绅士尽力，把联大师生安顿在风景秀丽的南湖边，让他们住进最好的房子。蒙自海关、法国领事馆、哥胥士洋行和周柏斋的“颐楼”，成了分校的教室和住地。文管所包所长让人打开了正在整

修的领事馆,里面敞亮气派,高树挺拔,能够想象当年气象。哥胥士洋行是整个蒙自最豪华的西式建筑,三面环绕,庭院开阔。海关大院则像一座花园。“一进大门,松柏夹道,殊有些清华工字厅一带情景。”(浦薛凤教授语)当时跟着父亲冯友兰的小女孩宗璞回忆:“园中林木幽深,植物品种繁多,都长得极茂盛而热烈,使我们这些北方孩子瞠目结舌。记得有一段路全为蔷薇花遮蔽,大学生坐在花丛里看书。”

这样,西南联大师生的生活就与美丽的南湖融在了一起。每天,师生上下课经过南湖东堤,课余在湖边读书、唱歌、诵诗,在湖里畅游,在亭上探讨,青春的气息弥漫水中。水里鱼翔浅底,鸟儿扑飞,莲叶田田拨弄着微风。南湖,一时成了联大师生感情的依托,诗情的沃土。想起那首感情淋漓的诗,淋漓得让人涌泪:

我远来是为的这一园花/你问我的家吗/我的家在辽远的蓝天下

我远来是为的这一湖水/我走得有点累/让我枕着湖水睡一睡

让湖风吹散我的梦/让落花堆满我的胸/让梦里听一声故国的钟

武庙街的颐楼,是蒙自十分有特色的民居。楼高势险,古榕成荫,向南而望,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充分地幽雅闲静,被作为联大女生的宿舍。入夜,山风刮来,呜呜嘘嘘,如怨如诉,女生们总是长久不能成眠。家乡、亲人、故都,无不随风而来,于是,她们将颐楼叫成了听风楼。听风楼,听的是“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吗?听的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吗?

虽然美丽的南湖给了他们暂时的宁静,有了一个读书的所在,但是在那个烽火连三月的年代,这群血气方刚的青年,一腔豪情总是难以抑制。开学第一天,分校师生即在南湖北岸的省立蒙自中学礼堂集会,会上,北京大学同学会发出《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唤醒国人,担负起应尽的责任,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存。他们还走上街头,以各种形式宣传抗战。有的同学竟参加了飞虎队,奔向抗日的战场。

朱自清先生1938年8月在蒙自为清华第十级毕业生题词中说:“诸君又走了这么多的路,更多地认识了我们的内地,我们的农村,我

们的国家。诸君一定会不负所学,各尽所能,来报效我们的民族,以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的。”冯友兰先生在题词中还说:“第十级诸同学由北平而长沙衡山,由长沙衡山而昆明蒙自,屡经艰苦,其所不能,增益盖已多矣。”

因为南湖,有了一个文学团体,叫南湖诗社。闻一多、罗庸、朱自清成了诗社的指导,穆旦、周定一、刘重德、赵瑞蕻、向长清、刘兆吉等成了诗坛新星。刚才那首诗就是周定一《南湖短歌》中的一段。西南联大还有个现代派诗歌的引路人,就是外教燕卜苏。燕教授经常在夜晚一个人坐在南湖东岸的咖啡馆里,边饮酒边写作,而后自说着走回海关大院。深夜大门关了,他就翻门进去。燕教授落拓不羁的个性让人喜爱,他后来成为英国现代派诗歌的代表。

现在,我正在一面弧形的标志墙前驻足,上面镌刻着西南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我慢慢进到楼内,走上楼梯,放轻脚步。那间教室,学生们还在上课吧。想起汪曾祺说的金岳霖先生上逻辑课的情景,金先生一上讲台就说,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阴丹士林蓝旗袍外套一件红毛衣在当时很流行,那些女同学听了又紧张又兴奋,下面的课自然不敢掉以轻心,逻辑是门新学,男同学也想听听女同学说得对不对,也会专心听讲。

轻轻推开一扇门,竟然是闻一多先生的宿舍。闻一多把蒙自比作“一个世外桃源”,他在这里能够静心读书,以至于除吃饭、上课外,长时间不见他下楼活动。历史教授郑天挺见他如此“怒读救国”恐对身体不好,就劝他说,“一多啊,你何妨一下楼呢?”于是闻先生便得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现在那个楼门上方,就挂着一块“一下楼”的牌匾。走进不大的卧室,一股书香仿佛立时灌了满怀,先生,久仰了!屋内摆设依旧,只是先生擎着《红烛》下楼远去了。

漫步湖边,前面走着的是陈寅恪教授吗?他边走边感慨:“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歌声杂醉醒……”钱穆教授则每天都会来到湖上的茶亭中,伴着一壶茶,沉思久坐。朱自清教授在这里同样看到了荷塘月色,为此他又有了散文新作,新作里说:“一站到堤上就禁不住想到北平的什刹海。”那心里,不仅是对景物的赞美,还有对故国的怀想。蒙自是哈尼族彝族聚居区,火把节期间,人们在家门口燃起一堆堆的火载歌载舞,朱自清也融入这热烈之中:“这火是光,是热,是力量,是青年。在这抗战时期,需要



鼓舞精神的时期，它的意义更是深厚。”

不少教授是带着家眷来的，后来成为作家的宗璞依然有着深刻的记忆：“南湖的水颇丰满，柳岸河堤，可以一观；有时父母亲携我们到湖边散步。那时父亲是四十三岁，半部黑髯，一袭长衫，飘然而行。……在抗战八年艰苦的日子里，蒙自数月如激流中一段平静温柔的流水，想起来，总觉得这小城亲切又充满诗意。”

师生们已经熟悉了蒙自小城，并且喜欢上这个地方：“城里只有一条大街，不消几趟就走熟了。书店，文具店，点心店，差不多闭了眼可以找到门儿。城外的名胜去处，南湖，湖里的崧岛，军山，三山公园，一下午便可走遍，怪省力的。不论城里城外，在路上走，有时候会看不见一个人。整个儿天地仿佛是自己的；自我扩展到无穷远，无穷大。”同学们还喜欢西门外的过桥米线，因为著名的过桥米线就是出自蒙自并流传开去。同学们也喜欢探访少数民族风情，喜欢他们的服饰、看他们的歌舞。他们也开办民众夜校，辅导文化，以自身影响蒙自，使得这个小城社会风气开化，公共卫生改善，思想认识提高。男女同校的中学开始建立，年轻的学子以报考联大为至上目标。蒙自达到历史上中国文化的传播高度。

蒙自分校，是西南联大这支现代乐曲中一段优雅乐章，南湖的音符在其间跳荡。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光，但蒙自给联大师生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当小火车缓慢地从蒙自站驶出时，我们对于这所谓‘边陲小邑’大有依依不舍的情绪。”这是陈岱孙先生的心声，也代表了蒙自分校师生的心情。他们坐着窄窄的小火车来，又乘着窄窄的小火车走了，留下长长的铁轨、长长的思念。多少年后，有人毕业直接回来这里工作，有人情意绵绵故地重游。又多少年后，北大、清华、南开的后生们循着先贤的脚步来，来看这一湖波光潋滟的水。

我仍然沿着湖走，湖边生长着一些茂盛的树，叶子上缀着一穗穗红色的小花，小花像女孩子扎的红头绳，我弄不清这是什么树，问了几个人才知道是合欢。而环绕着南湖和洋楼的，还有各种各样的花草藤蔓，婆婆娑娑延续了不知多少岁月。